

湖湘文化名篇赏析

朱张幸会 佳句流芳

胡光凡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秋,大理学家朱熹带着得意门生林用中,从福建来到长沙,访问主持岳麓书院教事的著名理学家张栻。两人在长沙会讲,盛况空前。

他们寓居岳麓书院的百泉轩。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除交流学术外,还赋诗抒怀,相互酬答,留下传世佳作。据史志记载,他俩常晨起登上岳麓山顶以观日出,朱夫子把山顶改名为“赫曦”,张栻为之筑台,朱熹欣然题额。这就是今天仍在岳麓书院内的那座“赫曦台”名称的来源,不过它原来在岳麓山顶禹王碑附近,后来才迁建今址。当年,朱、张曾在山顶联句作诗,所作的《与张南轩登赫曦台联句》就是一首意境高远、千秋传诵的名作,其诗如下:

偶泛长沙渚,振衣湘山岑。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
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他们还曾同商定王台,一唱一和,各赋五律诗一首:

珍重南山路,驱羸几度来。
未登乔岳顶,空说妙高台。
晓雾层层敛,奇峰面面开。
山闲原自乐,泽畔不须哀。

——张栻

寂寞番君后,光华帝子来。
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
日月东西见,湖山里里开。
从知爽鸟乐,莫作雍门哀。

——朱熹

定王台位于长沙浏正街南侧,相传是西汉景帝第十子、长沙王刘发(谥号定,称定王)由长沙运米到长安,再由长安运土回长沙,筑高台以望慈母而得名。台早已无存。张诗中的“羸”,为羸弱之意,指瘦驴。“乔岳”,意为高山。“妙高台”,在江苏镇江金山顶,为宋僧了元所建,又名晒经台。朱诗中的“番君”,指西汉长沙国首封长沙王吴芮,吴氏在秦时为番阳令,故称。“帝子”指定王刘发。“爽鸟”,爽鸟氏为上古时掌刑狱之官。“雍门”为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城门,援引的是春秋时韩厥之齐过雍门因困粮而不得不烹歌假食的典故。

朱、张于长沙会讲后,秋去冬来,又携手同游南岳。当时正是大雪纷飞的日子,“天寒饮我酒,酒罢废君诗”,短短7天内,他们尽情观赏冰雪世界的南岳风光,你唱我和,3人竟赋诗149首,传为美谈。兹录其二。

晚霞

日落西南第九峰,晚霞千里抹残红。
上方楼阁凭栏处,欲尽余晖怯晚风。

——朱熹

和元晖醉下祝融峰作

云气飘飘御晓风,笑谈嗟吸满心胸。
须臾欲尽还空碧,露出天边无顶峰。

——张栻

前写南岳晚霞,后写祝融云气。虽系即兴之作,却都写得清新、真切、传神。

他跋涉在特立独行的艺术之路上

本报驻湖南记者 周梦璇



何玲和他的针管画工具

为我现在的工作、生活都在这间屋子里。”这话不假,环顾整间屋子,可以用“有味道”来形容。你可以看到一些新颖独特的挂件,还未创作完的半成品和一堆散落在角落的各式各样的瓶子。作为一个天蝎座的男人,何玲自认为是一个天生爱纠结的人,爱给自己找苦吃的人。在他看来,正是这些纠结的痛苦让他有了存在感。这也许是“痛并快乐着”的最好诠释,正因为何玲骨子里的那股韧劲,让他能坦然面对艺术道路上一些不同的声音和目光。作为新生代的艺术之星,何玲所涉及的艺术领域可谓大胆、前卫,由他设计、展现出来的某些行为艺术曾经备受争议。他说:“我不是在乎别人的质疑,因为每个人的观点和角度本就存在差异,一个艺术家应该要具备承受那些所谓‘异样’声音与目光的能力。我更不想把我的时间花去去猜度别人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

作品多源自成长记忆

何玲于200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2007年由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派遣赴德进行交流、创作与学习;2007年在德国荣获奖学金。在大部分人的眼中,何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或者行为艺术家。但是,何玲还有一种身份,就是为人之师,他现任教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授艺术欣赏、设计消费心理学和相关绘画课程。不过,从小爱好画画的他现在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艺术创作之中。2012年12月,他在湖南千年时间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为期近一个月的“一针见血——何玲作品展”。这场被媒体评价为“一场带有魔幻神秘色彩的现代艺术展”,让人们看到了何玲的艺术作品作为一种内心深处意念宣泄的介质而存在,而伸展。当中也混杂了他对世事的思考和对表达方式的探索。当我问起何玲最想向世人

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艺术理念时,他说:“艺术创作是个相对独立、个人的事情,我的作品大多源自于我对成长的记忆,对儿时生活情境的一种挖掘。因此,我的作品具有很深的时代印记,抑或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传统的颠覆。因为艺术本身,就是在对传统消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再次创作。”出身于医生世家的何玲,注射器是留在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物件。作为“中国针管画第一人”,他用注射器将稀释的丙烯颜料滴注在画面上,形成的密集小点组成各种魔幻景象。这些半鸟半兽的画面,是在对现实世界基因突变、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生存问题发出哀叹和思考。何玲曾经说过“一个艺术家要随时有勇气瓦解自己”。而他的勇气来源于他自身的处世态度。这个在每天自我反省,不断对自己提出质疑的过程中渐渐形成自己风格的年轻人,慢慢悟出了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有感知的生活本来就是一种修行。

一辈子都会在路上

何玲目前主要生活、工作于长沙,担任着湖南省油画学会副秘书长和湖南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架上绘画、行为艺术、装置、雕塑、影像等当代艺术媒介的探索与研究。他的作品已被我国澳门艺术博物馆、湖南美术出版社、中央美术学院海内外机构与个人收藏。当我问起何玲对新的一年有何期待时,他露出了含蓄、内敛的笑容,显得信心满满。他说,2013年的秋季,他将在上海举办一场名为“你的一元钱与我的三小时”的行为艺术展。与之前长沙之行不同的是,这次在上海的行为艺术展将融合图片、录像、音乐等媒介,来打造一次形式新颖、意义深远的“社会考察报告”。“这个作品本身的传达与承载是多方位的,类似于一个个人行为引导社会各种人群介入的调研与考察。旨在对当下人们关于‘价值判断’与认知的思考。同时也是给艺术家关于艺术创作方法论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方向。”何玲对此次艺术展充满期待,为了保证作品效果,春节后他和他的团队即将通过网络媒体面向全社会征集这次活动的前期调查结果。此外,今年年底他还将联合本土的一些新锐画家举办一场以“80后”为主体的绘画展。

如今的何玲虽已步入而立之年,但他的心态依旧洒脱。他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人生方向,那就是“一辈子都在路上,想不起开始的地方”。

那天何玲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左手戴着一个深色的活血藤。恰巧我的一个朋友从西藏回来时,送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给我作为礼物,出于好奇,我主动与他攀谈起来。我发现他对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创作的针管画很独特,因此有了采访他的想法。

一个天生爱纠结的人

采访当天,长沙的天气阴沉。傍晚时分,阴冷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丝丝雨点。带着些许期待的心情,我开着采访车进入了位于浏阳河畔的“浏阳河艺术园”。经过一个陈旧的仓库,我找到了一幢并不起眼的办公楼。在这幢有点年岁的老房子里,不仅集聚了一些著名的湘籍海归艺术家和湖南省内的著名艺术家,还有一批在艺术创

作上功底深厚、特色鲜明的后起之秀。“80后”的何玲,正是这支“文艺湘军”中的一员。

窗外不时传来火车车轮撞击铁轨的隆隆声,就在这个几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何玲过着他的优哉游哉的纯艺术创作生活。我进屋时,出生于湖南益阳的何玲此时正在熟练地冲泡着来自家乡的安化黑茶,不一会儿,屋子里便充满了一股淡淡的茶香。入座后,我问他自己与艺术园的其他艺术家有何不同。何玲笑了笑说:“也许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带点团队色彩的集体,但是这里每个人的风格、理念和追求的方向都不一样。要说我与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既搞针管画,又搞在别人看来有点怪诞的行为艺术,还有就是我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个把这儿当家的人!因



针管画《碧桃图》

借得春风挥玉毫

——观齐良琨《蟠桃园》有感

王小夫

齐良琨(1902—1955),字大可,号子如,自号渔村,渔家村人,学名愚公,湖南湘潭人,齐白石三子,为《湘潭齐氏五修族谱》编修之一。是一位诗、书、画、印兼擅的学者型文人画家。

此画以蟠桃为题,赠予其好友秋先生,上题“千年桃实大如斗,仙人摘之以酿酒,一饮可得千万寿,朱颜长如十八九。岳庐诗,韵秋吾兄雅正,渔村齐子如绘,铃朱文印‘白石三子’”。未落年款,然而笔者同时观子如的一幅草虫图上题:“韵秋吾兄浩劫共居半月书此为别。”浩劫乃指抗日战争,当时子如先生43岁,正是技艺成熟、风格形成时期。恰逢光复。神清气爽,挥笔写之。巨大的树干,顶天立地,阔笔淡彩,自然生趣。垂枝一根,挂着一只蟠桃,沉重而厚实。在画的顶端,枝叶扶疏,摇曳多姿。把这“盘屈三千里”的神木写得淋漓尽致,生意盎然。

齐白石的后人中,长子、次子均未学画,继承并获得卓越成就是齐子如先生。子如自幼随父学画,天赋很高,加上刻苦勤奋,得其父神髓,40岁左右就画风成熟。有些画真可以与白石老人的作品媲美。尤其是工笔草虫,真可谓精妙绝伦。上世纪50年代北京荣宝斋曾经出版过白石老人与子如合作的册页。有些研究齐白石的专家指出,白石老人的工笔草虫,有些是子如代笔的。八九十岁的老人画工笔的草虫是勉为其难的,而由其共观的三子来代笔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齐子如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画家。喜欢侧峰取势。特别是写字,有点像苏轼,横拖竖抹,汪洋恣肆。不

似乃父笔中峰、雄强、霸悍,充满着阳刚之气。子如的画秀雅、纯静、俊逸,洋溢着阴柔之美。

齐子如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法系,民国时在北平艺专和北平京华美术学院任教,在父身边习画多年。齐白石《如儿画同居燕京七处,知画者无不知儿名,以诗警之》曰:“吾儿不贱家鸡,北地声名与父齐,已胜郑虔无子弟,诗文莫比乃翁低。”解放后,子如供职于东北博物馆研究室(现辽宁省博物馆),天不假年,1955年病逝于沈阳,老年丧子,亲朋都不敢告诉白石老人,老人常念叨:“如儿怎么不来看我?”问东北来的人,说是到外地出差去了。白石老人至死都不知道子如已先他而去,怜子之情,令人凄然。

白石老人誉满全球,白石的一批弟子也声名鹊起,而白石传人齐子如先生却有些落寞,这真有点令人茫然,舍些许委屈。究其原因,与之年早逝,作品散落各地,未能结集出版不无关系。我期望日后能见到齐子如的画集出版。

艺林之事显隐沉浮乃寻常事,正如管仲非《艺林管见》之绝句所云:“画家品藻自然高,借得春风挥玉毫,是非非浑莫辨,全凭千古定风骚。”



蟠桃园

湖湘美文

城南印记

周晓丹

多年前,我曾在长沙城南的织机街住了4个年头。从织机街原红旗织布厂大门左边小巷往里走拐个弯,便见一座陈年院落,青砖院墙上长满爬壁藤青翠的叶子,古旧石拱门楣上镌刻“幽静”二字,古意盎然,幽幽静静,这就是我的居所。我每天穿梭于城南幽深的麻石小巷,与那些分居在经岁月剥蚀的程潜公馆、杜心武公馆、予园公馆等清代、民国府第大宅中的人们一起为了生计进进出出……

那时,我被附近那些经漫长沧桑岁月造就的城南地名所吸引,闲暇时喜欢骑着我的那辆破旧自行车,“吱呀、吱呀”地穿行在麻石铺就的小巷中,去寻找历史留下的遗迹——汉代贾谊谪居城南的太傅里,定王刘发筑台望母的定王台,清代臬司、都司、藩司的驻地藩正街、藩后街、府后街,还有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白果园、凤凰台、文庙坪、墜落街、平地一声雷、小古道巷、大古道巷、香铺巷、线铺巷、书铺巷、衣铺巷、当铺巷、肉铺巷、钟表巷、扇子巷、鞋铺巷、面馆巷、茶馆巷、铜铺巷、南倒脱靴、吊马桩、化龙池、杏花园、青石井、一路吉祥、槐树巷、桂花井、紫荆街、枇杷塘、楠木厅、松柏里……这些幽深的巷陌之中藏着一处处让人难以窥视其真容的深宅大院一个个古老的传说,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

而今,大拆迁后残存的街井古巷已是凤毛麟角,只有在古梦幽幽中寻觅的历史沧桑还残存于心。时至今日,我虽早就安居于城北的高楼寓所

里,但骨子里对城南的古街旧事总是难以释怀——风雅韵味的白果园,秋风细雨从麻石街面上吹过,路人便会有见绽放红白芙蓉花伸出篱院的高墙;临街人家藏存古韵的木格子窗棂中,不时露出待嫁姑娘粉嫩的笑容,她们用银铃般的声音唤住临窗而过扯着喉咙叫卖的小贩,买上一两样心仪的物品或小吃;程潜的宅邸显得沧桑幽静,能使人仿佛又听到长沙和平解放时,程潜发出“和平起义”电报的“喃喃嗒嗒”声;杜心武公馆,已成为一处彰显明清风格的幽静茶楼,悠悠古筝声如流泉般在细雨中溢出,鸟笼内有黄莺脆唱,天井内一枝修竹如水墨般典雅,更显江南烟雨的悠悠旧梦。

南起大古道巷,北至织机街,原名玉带街的化龙池,而今已成了长沙城仅存的4条麻石古街之一。雨水淅淅沥沥地打在麻石路上时,会让人瞬间产生错觉;江南烟雨,仿佛会有一位如丁香般带着淡淡忧伤的姑娘,正打着红色的油纸伞从麻石街巷的深处姗姗而来……而今,这条街已不乏小资个性,细雨天的黄昏,街边屋檐下挂着的串串红灯笼渐亮,与附近的解放西路闹市酒吧相比,这里没有嘈杂的人声,没有划拳鼓噪的吆喝与调笑表演。幽幽古琴,调动起的只有落客人在这灯红酒绿中的恬淡心境与情怀。沿化龙池幽深的街巷七拐八绕,就来到了城南南路,长沙仅存的古城墙天心阁便会给你记忆的心境增添一道无可替代的风景。

天心阁有“潇湘古阁,秦汉名城”之称,阁因城而生,城因阁而辉。古阁毁于抗战时长沙文夕大火,1984年重建,已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而今是为天心公园。园内有茗香园、薰风亭、逸响亭、崇烈亭……崇烈亭亭额系蒋介石先生亲笔题写,印记着抗日战争长沙会战中阵亡将士英魂。城墙下还立有太平军魂石雕,太平军西王萧朝贵在此罹难,后人再现了一幅刀枪剑戟农民暴动的悲壮图景。

城南还有许多壮志图云史说,南门口往西南的湖南第一师范、往东北的十字岭均有近现代风云人物史迹。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自有不解之缘,十字岭却与毛泽东夫人杨开慧悲壮就义相关,这些史迹成就了新中国的图腾。至于南门口正街西北的太平古街、贾太傅故所、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富春旧居等,距离我的居所也就是一袋烟工夫就能到达

的地方。

一座长沙古城,平铺在湘水之滨,迎来送往了多少个春秋,而我曾在这城南闹市陌阡小巷幽居,茫茫然便与清末秀才、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程潜,号称天下第一保鏢的孙中山保鏢杜心武,持文度字以《吊屈原赋》、《论积贮疏》忧愁幽思震于千古谪宦于此的汉代贾谊,还有前清石库门里进出的宦官大臣、师爷、杂役、老苍、太太、小姐们,以及挑杂货担子、卖河水、卖臭豆腐、卖油糍粑、修钟表、补鞋、修钢笔的市井一起随风梦去吧。



化龙池麻石街